

鬼神神工

下冊

鬼斧神工

上册

诸葛青云 著

鬼斧神工

中 册

诸葛青云 著

请您爱护图书!!

机械工程学院雷锋突击队

鬼斧神工

下 册

诸葛青云 著

三秦出版社

1993/西安

陕新登字 006 号

鬼斧神工

诸葛青云 著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9 印张 598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

ISBN7-80546-746-3/I·180

全三册定价: 19.50 元

目 录

- 楔子四灵秘帖..... (1)
- 第一章 紫麟之头..... (5)
- 第二章 红危之甲..... (43)
- 第三章 义结金兰..... (85)
- 第四章 神工谷..... (128)
- 第五章 玉凤之心..... (170)
- 第六章 地裂坑没..... (211)
- 第七章 巧计安排..... (252)
- 第八章 一代枭雄..... (292)
- 第九章 各显神工..... (333)
- 第十章 心如蛇蝎..... (376)
- 第十一章 友乎敌乎..... (414)
- 第十二章 秉性难移..... (455)
- 第十三章 神力罗汉..... (495)
- 第十四章 潭心探宝..... (537)
- 第十五章 因祸得福..... (577)
- 第十六章 深潭除蛟..... (619)

第十七章	同开秘帖.....	(660)
第十八章	疑神疑鬼.....	(702)
第十九章	暗中维护.....	(744)
第二十章	偷袭无功.....	(786)
第二十一章	诡计多端.....	(830)
第二十二章	无影之毒.....	(874)

楔子四灵秘帖

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……

李谪仙的诗句，空灵蕴藉，着实迷人；但“月色”二字，确也够美，尤其四更山吐，残夜楼明，窗外鸡声，天涯兔影，耿耿星河，天光欲曙时的一钩沉月，亦越发美得迷离，美得凄清，美得令人魂消！

在天光将曙之际，夜色本来最深，尤其是“北天山”的“秘魔谷”中，因危峰夹峙，星月齐遮，更复一片暗黑，虽还不到伸手不见五指地步，但也足以使那些谷中嵯峨树石，形相不清，几化作令人见而生怖，张牙舞爪的狰狞魔影！

谷口，有条人影在飘。这人影，像烟般轻，像云般逸，像风般疾，显然身具上乘武学！

他是一个儒生打扮的白衣人，剑眉星目，英挺无伦，年龄约莫在二十一二光景。

这白衣书生仿佛对于“秘魔谷”的谷中路径极熟，飞驰于森森林立的树石暗影之中，毫无迟疑阻碍。

到了一片参天峭壁之下，白衣书生便止步肃立，口中低喃三声。

第三声喃罢，石壁脚下，一阵“隆隆”石响，有块山石，自动移开，现出了一个黑暗洞穴。

白衣书生刚刚入洞，便有个相当苍老的语音问道：“是仇儿吗？”

白衣书生恭身答道：“弟子沐天仇，参见恩师……”

沐天仇的语音未了即顿，略一迟疑，又复问道：“恩师，你……你的语音，怎……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苍老？”

暗影中人，长叹一声答道：“流光容易催人老，昨日红颜今白头，语音变苍，算得什么？仇儿，你再看看我这盈额华发！”

话音甫落，便有一点火星，从那暗影中人的指尖弹出；这点火星，是飞向壁间一盏巨大油灯之上的。

灯光一亮，景象立明，当地是间宽大石室，室中蒲团之上，端坐着一位青衫文士。

这位青衫文士，年龄最多只有四十四五，貌相极为秀朗，但却已华发满头，一片灰白。

沐天仇双膝跪倒，满面惶急地，失声问道：“恩师，仇儿离谷，不过半年，你……你怎么竟……”

青衫文士摇头接口道：“仇儿起来。半载光阴，并不算多，但这一百八十余日之中，由于天良生愧，每天都使我食难下咽，每夜都使我睡难安枕，也就够令人憔悴苍老的了！”

沐天仇站起身形，双眉一蹙，目注青衫文士问道：“恩师，你……你老人家到……到底是有什么天良愧疚之事？”

青衫文士苦笑不答，反而向沐天仇问道：“仇儿，你愿不愿意帮我弥补这项愧疚？”

沐天仇挑眉说道：“恩师说哪里话来？弟子不辞粉身碎骨……”

青衫文士摆手截道：“够了，我给你看件东西。”

说完，从怀中取出四封柬帖，向沐天仇递去。

沐天仇接过一看，见那四封柬帖，均都封固，表面上分别书有“紫麟之头，苍龙之皮，红龟之甲，玉凤之心”以及“一二三四”顺序编号字样。

沐天仇看得莫名其妙，愕然问道：“恩师，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
青衫文士正色道：“这是我要你去找的四件东西，每找到一件东西，才许开启一封柬帖，若能完全办到，我的毕生愧疚，或许可以清弭。但其中蕴藏了各种艰难凶险，仇儿，你……你愿意……”

沐天仇不等青衫文士话了，便目闪神光，毅然答道：“恩师，仇儿身受你老人家天高地厚的教育深恩，自然不避千艰，何辞万死……”

青衫文士慰然笑道：“好，我再告诉你一桩必须注意之事。”

沐天仇恭身肃立，静听青衫文士说道：“你寻找‘紫麟之头，苍龙之皮，红龟之甲，玉凤之心’等四件东西时，最好顺序而为，倘若万不得已，则前三件可以颠倒，但‘玉凤之心’，却必须放在最后。”

沐天仇连连点头，青衫文士又道：“尤其记住，每寻着一件东西，便立即开启柬帖，遵示行事，决不许因心中好奇，妄自提前开拆！”

沐天仇把那四封柬帖，谨慎贴身藏好，陪笑说道：“恩师放心，仇儿决不敢稍违严命！”

青衫文士脸上现出一丝安慰神色，挥手笑道：“好，你去办吧！”

沐天仇失声叫道：“仇儿久别慈颜，恩师竟不让我稍亲声颜，要……要我立刻就走？”

青衫文士叹道：“你还不走则甚？在你未能把这四件事儿办妥之前，我如卧针毡，片刻难安。仇儿既体师恩，难道还忍心要我整日天良愧疚，身心煎熬地多受罪么？”

沐天仇悚然一惊，恭身下拜道：“徒儿敬遵师命，就此告别。”

青衫文士脸色一寒，沉声说道：“记住事未办妥，不许回山，纵然回来，我也不放你进洞，不承认你是我弟子。”

沐天仇一身冷汗地拜别青衫文士，转身走出洞府。

他才出洞府，“隆隆”石音起处，门户便又告封死。

沐天仇摸着贴身而藏的“四灵秘帖”，边自缓步前行，边自喃喃苦笑说道：“麟头、龙皮、龟甲、凤心，这四件东西，均是罕世难睹之物，却……却叫我到哪里去寻？哪里去找？”

第一章 紫麟之头

走遍了万水千山，踏遍了丛林密径，着实把沐天仇找得焦急不堪，但慢说是“紫麟之头”，就是一条麒麟尾巴，或半点麒麟踪影，也未发现。

他除了找，并在问，但闻言之人，不是摇头，便多半是笑着答以：“自从春秋之世以后，很少有人看见这种象征祥瑞之物！”

如今是在“终南山”的一处悬岗飞瀑之侧，沐天仇正在瀑下，负手徘徊，眉间深笼忧色！

他来此之故，是为了听得这座山崖名叫“麒麟崖”，遂想碰碰运气。但在崖前崖后，转了半日，除去看出山形似兽外，根本寻不着任何与麒麟有关迹象。

沐天仇正自满心烦恼，空中一阵雁鸣。

他闻声翘首，目注当空，见有数十双鸿雁，排列成人字形，从自己头顶飞过。

沐天仇苦笑暗忖：“恩师是要自己寻找“紫麟之头”以致如此艰难，若是要找紫雁……”

念方至此，领队前飞的第一只，和第二只鸿雁，突然双双敛翼下坠！

沐天仇见这两只雁儿，坠得蹊跷，遂微闪身形，把他们

凌空接住。

接雁在手，细一察看，他处并无伤痕，两只鸿雁均是于头下咽喉要害之上，沁出粟米大小的一点血渍。

沐天仇心中一惊，知道雁儿是被人用飞针飞刺等细小暗器，贯喉而死！

高空取雁，一射两只，伤在同一部位，所用又是极为细小之物，则此人功力相当高明，决不在自己之下！

沐天仇想到此处，业已发觉身后有人赶来。

他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年约十五六岁，相当清秀的绿衣少女，从崖后转出，站在两三丈外，向他扬眉叫道：“相公，请你把这两只雁儿，还我好么？”

沐天仇因对方年岁太轻，诧然问道：“这两只雁儿，是你射的？”

绿衣少女摇了摇头，娇笑答道：“我哪有这般本领，是我家小姐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崖角后起沥沥莺声，娇叱道：“秋菊，你不去拾雁，却在和谁讲话？”

随着这沥沥莺声，转出四条倩影。

这是三个绿衣少女，簇拥着一位白衣女郎。

三个绿衣少女和名叫秋菊的绿衣少女，年龄差不许多，那位白衣女郎则稍为年长一些，约莫在二十上下。

四片绿叶，已均美得夺目，这朵白花，更是美得惊人；尤其她美得淡而不艳，雅而不俗，那份清丽风神，委实恍疑月殿嫦娥，绝似凌波仙子！

沐天仇几曾见过这等人物，不禁看得一怔。

这时，秋菊业已闪身绕到那白衣女郎身畔，向她低低说了几句。

白衣女郎起初似有愠色，但向沐天仇看了一眼，突又嫣然笑道：“这位仁兄若是喜爱野味，我就把这雁儿奉赠如何？”

沐天仇赶紧抢前两步，含笑说道：“姑娘说哪里话来，这雁儿既是姑娘射落，自应奉还，沐天仇怎敢夺爱？适才只是对于姑娘神技，万分钦折而已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把两只雁儿，向秋菊递过。

秋菊接过雁儿，白衣女郎却目注沐天仇，扬眉问道：“沐兄，你为何眉笼忧色？”

风萍初试，一开口便叫“沐兄”，足见这位姑娘的性格相当爽朗！

沐天仇苦笑答道：“是来此寻找……”

白衣女郎不等他说完，便自娇笑接道：“沐兄是寻人？还是寻物？我对“终南山”中的一切情事均颇熟悉，或许可以为你略尽棉薄？”

沐天仇不善谎言，率然答道：“我是来找麒麟……”

“麒麟”二字，把那白衣女郎听得失声一笑！

沐天仇方自俊脸一红，白衣女郎又复妙目流波，嫣然笑道：“外号‘麒麟’之人，武林中倒有几个；沐兄若想寻找真正的‘麒麟’，恐怕便踏遍八荒四海，历经五岳三山，也绝难如愿的了！”

沐天仇被他一言提醒，双目发直地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呀！……号称‘麒麟’之人？……”

白衣女郎惊讶于对方的神色失常，含笑说道：“沐兄不知

道么？我来对你提供几位：‘毒麒麟’包天雄、‘双角麒麟’孔修、‘紫面麒麟’莫四……”

沐天仇更吃一惊，目注白衣女郎，抱拳问道：“请教姑娘，这个‘紫面麒麟’莫四，是什么样的人？住在何处？”

白衣女郎笑道：“这是一个业已金盘洗手的江洋巨寇，他归隐之处，就在‘华山’脚下的‘莫家庄’中，沐兄要寻之人，莫非就是他么？”

沐天仇剑眉一蹙，苦笑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，但在未曾见着这‘紫面麒麟’莫四之前，我还拿不准他是否我要找之人。”

白衣女郎点了点头，轩眉笑道：“我告辞了，沐兄异日若再路过‘终南’，不妨光临‘神工谷’内的‘小桃源’寒舍，容我略尽地主之谊。”

沐天仇恭身称谢道：“多谢姑娘美意，沐天仇若过‘终南’，必来拜谒！”

白衣女郎目注秋菊叫道：“秋菊，把那雁儿分给沐相公一只。”

秋菊双现梨涡，盈盈倩笑地，递过一只鸿雁。

沐天仇刚一摇手，白衣女郎便自笑道：“沐兄莫要推托，一来雁儿味美，可充下酒妙物，二来我所用暗器，尚留雁颈，你异日来访不防持作表记，便成佳客；否则‘小桃源’寒舍之中，门禁相当森严，外人是难越雷池的呢！”

她这末后一语，不禁把沐天仇听得傲气微动，双眉一挑，就在他挑眉之际，那白衣女郎业已率同四名绿衣俊婢，转身姗姗离去。

沐天仇不好意思把对方叫回，想起自己业已应允昨日

来拜访，却尚未探询这位白衣女郎姓名，不禁摇了摇头，哑然失笑。

他边自失笑自己糊涂，边自把雁儿的咽喉伤口，略为弄开，果从颈间拔出一根细小暗器。

这根暗器，似针非针，似刺非刺，长才盈寸，只比人发略粗，但沐天仇自幼便经乃师服以各种灵药，禀赋极好，目力甚强，看出这细小暗器的近尾端处，竟镌有一个宛若针尖的草书‘凤’字。

沐天仇有此发现遂知那白衣女郎若非姓“凤”，便是芳名或外号之中，与‘凤’有关。

他随师隐居‘天山’，出道未久，可以说跟女孩子们，从未打过交道。但人人好色，理之常情，仅仅风萍偶聚，数语交谈，那位白衣女郎的天人颜色，绝代风姿，便深深镂刻在沐天仇的脑中心上！

沐天仇对她印象深刻之故，对方的风华太美，固然足以致之，但那白衣女郎刚才一口一声‘沐兄’的亲切称呼，以及邀他重游‘终南’，再图良晤的殷勤情意，却是更大因素！

从来不识相思味，识得相思却皱眉！沐天仇真皱眉了，余霞散绮，暮霭笼山，黄昏迷蒙之中，每一株树，每一块石，在他眼内看起来，都似披上了一件素色云裳，变成那白衣女郎绝代倾城的风鬟雾鬓！

起初，他有点陶醉，但转眼间这‘陶醉’情怀却变为惊惧！

因为沐天仇警觉自己身上的责任太重，‘紫麟头，苍龙皮，红龟甲，玉凤心’等四件东西，到哪里去找？若找不全，对于昊天罔极的无上师恩，却是如何报答？

虽然，由于白衣女郎的指点，知道有位‘紫面麒麟’莫四，隐居在‘华山’山脚下的‘莫家庄’中，但对方业已急流勇退，金盘洗手。这种人向受江湖尊敬，自己身为侠义，与莫四又无什么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，难道就这样平白无端地闯进‘莫家庄’，把那‘紫面麒麟’的人头割下？

沐天仇遇见了难题，以‘难题’解‘相思’，虽颇有效，但驱虎吞狼，狼去虎来，他心头上仍然充满了一片迷惘！

刚才在他幻觉之中，是满山白衣，到处丽影，如今则形相虽变，幻觉犹存，仿佛目光所及之下，到处都是糜身牛尾的紫色麒麟！

‘白色’令人醉，‘紫色’令人迷，沐天仇惶惑于迷醉之间，只得乞灵‘黄色’！

所谓‘黄色’是‘酒’！曹孟德在‘短歌行’中，早已说过，‘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！’

沐天仇恰好有只白衣女郎所赠的雁儿在手，便寻个山村酒店，命店家入厨庖制，买醉浇愁！

雁儿味美，酒儿味醇，加上满心迷惑，满腹相思，沐天仇哪得不喝了个酩酊大醉？

乘着酒兴，连夜赶奔‘华山’，沐天仇心想，不管怎样，且先见了这位‘紫面麒麟’莫四，看看他人品如何，再定处理办法。

两百多里路程，对武林奇侠说来，算不了什么，沐天仇于翌日清晨，便到了‘华山’脚下。

他本来宿醒未解，酒意犹存，但等他一来到‘莫家庄’前，那点余醺酒意，自便全被惊醒！

使沐天仇吃惊之故，并不是这‘莫家庄’前，刀枪遍布，